

資料來源：中學生晨讀 10 分鐘

假如你是百萬 YouTuber

文 / 黃哲斌

我的兩個兒子都熱愛棒球，尤其讀國三的老大，他對職棒如數家珍，每一守備位置、每一名球星的打擊率或自責分率，誰在傷兵名單、誰可能是新人王……只要打開話匣，他能滔滔不絕兩小時。每天，我必須擔任唯一聽眾，聽他發表個人球評，而且無論如何，我都不准「轉臺」。

當然，我還會是他的「忠實聽眾」，只不過，不一定面對面，而是透過手機 APP。

這似乎是個好主意，畢竟，他們兩兄弟都喜歡上 YouTube，尤其愛看電玩類直播主；大兒子班上有個朋友，早已是 YouTuber，他們也能交換心得、網上串門子，建立另一次元關係。

不過，開一個社交媒體帳號，就像打開一個神祕盒子。我先探詢他的意願，同時上網做了一點功課。所以，本文可視為一份入門報告，給立志成為 YouTuber、TikToker、IGer 的少男少女參考。

首先，這是個奇妙年代，當我還是國中生，頂多投稿校刊或《國語日報》，然後在家祈求編輯青睞。如今，十三歲以上的青少年，只要監護人同意，就能申請各種社群帳號，擁有直通億萬雙眼睛的入場券，彷彿進入一個無限物理空間的競技場，一個全天候、零時差比試才藝的「網路達人秀」。

這是科技賦予的無限寶石，當你開設社群媒體帳號，從第一個訂閱者、第一則留言開始(通常是家人或同學)，就必須學習網路社會錯綜複雜、不成文的生存法則：我該回應陌生人嗎？如何回應？面對讚美如何表達謝意？面對「拇指倒讚」如何自處？更糟的是，如何看待留言區裡的嘲笑、怒罵、酸言酸語？這些負面攻訐，如果被學校同學看見，會不會在班上流傳，變成竊笑的題材？

還有，如果對方是私訊呢？萬一陌生人表達好感或惡意，或探詢 Line 等聯絡方式，該怎麼辦？這些都是「課本沒教的事」，卻是網路求生必修課。等一下，我們還沒提到

「直播」，這種更即時、親密感更強的互動模式。應該開直播嗎？萬一脫口洩漏無法回收的祕密，怎麼辦？

下列數據提供警訊：NCC 根據兒少法成立的網路防護機構 iWIN，二〇一八年發布「兒少網路安全行為調查」，約七成兒童及青少年曾使用直播，近一成希望成為直播主。同一調查顯示，近兩成兒少曾遭陌生網友騷擾，十五%遇過帳號被盜用，近七%曾誤信不實謠言，分居網路風險前三名。

其中，陌生人騷擾是最大威脅。YouTube 等社群網站原本就有嚴重的怪叔叔問題，有時充斥不懷好意的「釣魚客」，以假帳號騙取個資或網交詐欺。網路是匿名掠奪者的樂園、假面偷窺狂的後窗。這些問題，也蔓延至當紅短影音軟體「抖音」上。

以 iWIN 每年受理的近萬件網路申訴案為例，媒介性交易訊息佔最大宗，高達四一點二%，性暗示內容居次，佔二七點一%，色情猥褻佔八點四%，調查同時顯示，近五成兒少曾遭逢網路騷擾等各式麻煩。

雖然我們不必因噎廢食，不過當你上網，尤其開設社群頻道，必須充分知悉風險，妥善心理建設，萬一遇上不對勁的人事物，記得落實「堅決說不、適時求助」八個字。

險惡世道講完了，還有一種較少被提及、但更加微妙的風險，「萬一，不小心爆紅怎麼辦？」

先說個美國案例，艾瑪·張伯倫(Emma Chamberlain)是一名輟學高中生，她是獨生女，五歲時父母離異，六歲開始常看 YouTube 影片，從小覺得她的朋友、她的崇拜對象都在螢幕裡。影響所及，無論她換了髮型或情緒低潮，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機自拍影片，記錄每一次醜哭心情，自然而然，剪輯影片變成她的興趣。

高二下，她覺得與同學格格不入，父親同意讓她休學，鼓勵她發掘課業以外的熱情，於是，艾瑪決定當一個 YouTuber。艾瑪的無厘頭生活、創新的剪輯技巧，讓她的頻道吸引八百萬名訂閱者；她不但成為網紅，甚至開創一種敘事風格，影響同輩 YouTuber。

當昔日同學還是大學新鮮人，艾瑪就嘗到名利雙收的滋味，光是 YouTube 廣告，每年大約就有十二萬美元，加上 LV 及青少年服飾代言，估計年收入兩百萬美元。然而，她

開明的父母，越來越擔心她的健康狀態。

艾瑪每週上傳一支影片，發想題材、拍攝剪輯都不假手他人，每支影片平均要花二十到三十個小時剪接，為了製造笑果，她每天盯著螢幕，快轉倒轉、慢動作、加特效，在整個剪輯過程裡，卻很難讓自己開心，她說「頂多笑了十秒」，加上長時間靜坐工作，背痛隨之而來。

而且，網紅間的較勁心機、粉絲指指點點的流言八卦，艾瑪有時覺得，自己掉進原本想逃離的高中校園氛圍。她的母親更擔心，捲動那些網路紛爭的，「不再只是兩個高中女生，而是社群媒體的幾千人」。

她的遭遇是典型網紅症候群，涉入社群媒體之初，起始是純粹樂趣、自我實現的成就感，隨之而來的是點閱、粉絲人數、正負評價的患得患失。很快的，「紅不起來」是種苦惱，「一夕爆紅」是另一種苦惱，後者帶來的讚譽、名氣、收益，剛開始令人狂喜，彷彿全世界都是粉紅色；幾乎同時，尖銳批評與酸言酸語帶來錐心痛苦，誤解、歧見、集體攻訐，終將剩餘樂趣吸榨一空。

有些青少年網紅，再也難以逃離這個崩毀的世界。

另一名十八歲 YouTuber 漢娜·梅洛奇(Hannah Meloche)，十三歲開始上傳影片，兩個 YouTube 帳號加總有三百萬名粉絲。有次，漢娜私下嘲笑一名粉絲，遭受用戶集體抵制，她除了公開道歉，面對鏡頭公開崩潰，她在片中坦承：「我覺得無法製作自己想要的影片，因為大家不喜歡我了，人們也不想觀看我的影片。」然後，她泣不成聲，哭訴自己非常在意網友的看法，如今感到迷失、徬徨、不知所措。

漢娜的坦誠告白，在 YouTuber 之間引發不少共鳴。她後來接受媒體採訪，表示「永遠保持完美，讓所有人都喜愛」實在太難了；又說：「人們恨你，只因為你想做自己，只因為你想努力過活。恨意排山倒海而來，大家都忘了，YouTuber 也是活生生的人。」

從艾瑪到漢娜，展示青少年 YouTuber 最好與最糟的可能，她們看似無比成功卻被隱形的網路關係網縛，肉體與精神被默默啃食，怎麼辦？

艾瑪的父母不斷提醒她，「隨時保有退出的選擇，不值得賠上健康」，她自己也認為，「不再需要向其他人證明自己」，無論別人覺得她聰明或愚蠢，她都清楚知道自己是誰。漢娜的粉絲則好意建議，暫時離開 YouTube，去尋求心理諮商，或去旅行、去申請大學，「走出 YouTube，還有更多人生」。

漢娜聽從這些建議，暫時淡出，安排心理治療，同時減少對手機及社群網站的依賴。

無論你是否喜歡，YouTube 等社群媒體，不但提供一個創造力平臺，同時是個被審美、被評判、被競爭的自我經紀機構，也是一種才藝選美，一種造粉競賽，伴隨著巨大機會、驚人財富與無窮壓力，新聞媒體甚至每年統計「兒童網紅富榜」，就像《富比士》的全球富豪榜一樣。

所以，YouTuber 的世界絕不只打開鏡頭、按下錄影，剪接並上傳影片，不，案情並沒有這麼單純。不過，身為一個父親，看完這些故事，我還是做好準備，決定鼓勵孩子探索網路自我的可能性，並打算隨時提供建議。

最終，我的大兒子斬釘截鐵拒絕了，他說，還不打算認識陌生人，他只需要我當唯一聽眾。那一刻，我感到惋惜，也有一丁點鬆口氣。

小叮嚀



閱讀完晨讀文章後記得將心得感想書寫在閱讀護照上喔！

歡迎同學一起集點換獎品😊

閱讀護照點數這裡查詢~

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圖書館→晨光閱讀→閱讀護照認證系統